

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數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埴埴以為器至無之以為用

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

少總衆夫輻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

車中若不空無則輻廂之有皆為棄物矣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

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

衆類磅礪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也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

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輻廂有實車中空無

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者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巖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也疏埴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

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戶牖

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疏鑿穿也門傍窓謂之牖古

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

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

宮之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

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巖有之利無以明

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

實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數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

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較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

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接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

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接而成於

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

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

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

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恍惚中有象即

1 21 81 . 10

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渾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轅廂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廂爲車之用，乾坤爲易之蘊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爲喻以喻妙道，故云羸喻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爲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乾土曰陶者尚書之詞。

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戶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窰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室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傾於姑，以爲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鬪爭也。此謂室

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官謂之室，室謂之官，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爲宮，通衆所居爲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仙疏云：堂之內隔爲內外，分爲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爲通稱，室在堂內，復爲分別矣。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刺木爲舟，刺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刺木爲矢，制爲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斷木爲耜，揉木爲耒，一事以上以

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備皆易繫所稱比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

爾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備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宋道君曰三十幅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

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運器之用在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鍛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挽而水潤火煇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王介甫曰三十幅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法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

至乎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之聖人之在上而萬物為已任者必四術焉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尸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法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法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入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為用矣如其知無之為用而不治轂輻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

其廢較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為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頌演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竭智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別至矣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有之以為用無無之以為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以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為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為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為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為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

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聖人之於天下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無之用

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穀利轉輻直指相與為輪者也三十輻以象月埏和也埏埴也陶人和土埴器而後

大之車器室皆以有為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

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為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轉高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為多古者穴土為居鑿戶以出入鑿牖以通為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甃甍之類是也而又其間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鈎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為言合則一離則二蓋用有利不利而以利用為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戶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為用於斯見矣

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極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趙賓菴曰初示無用為用祖。一申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道以虛而為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為體未見虛之利取虛以為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道理昭然無功之功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為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露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惟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利復自然矣一為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為輻一月之數成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循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明陽實而虛養蟾蜍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為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其無者謂轂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為利無者為用二指以挺埴埴

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埴者埴和土埴黏土為器也今幾益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為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虛心而應萬有埴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埴埴為有之利虛中為無之用前舉轂輻之義已明再申埴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未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為室室其無有室之用障所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為用也車門為戶交木為牖戶以開閉為功牖以實明為用戶牖不鑿室室存去礙者以為虛室取虛處以為起居故戶牖為利室為用蓋戶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為用物物亦然谷以虛故應管籥以虛故聲器血以虛故容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從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以器顯道道即明於器中以無為用用

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託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堂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無止謂形迹為真不知形迹之用為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

父子宗廟寢寔之制以為室構室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為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為利便無之以為妙用是以藉幻身為利以無心之心為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

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內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為有身之大患也決矣人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為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百乘而庶人不過疋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為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飾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說謠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安趨亦必有禮故夫子安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林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

至有出為收獵攜輪折軸終馬不及之膠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乾坯黏土陶器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已弃之初無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肺不貴難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戶牖以為室以此則上古業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風雨而已而帝堯土墼三尺茅茨不剪民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焉五霸與古相去幾何則其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其所居耻其未盛土木之功積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以身親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不觀其後之過歟於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無虛實相假虛則莫觀其跡跡則因有而有之以無為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

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用之極致車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為形器無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為用失之於有則不能為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運載者車之功用也輻輳皆具然後可以運載則車無輻輳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碾地發軔者常在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居也。用不着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氏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輳以為之資而期其功用在輻輳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為其徒手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超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

也詳見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輳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輳具而無必為用矣如其廢輻輳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為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為利而趨權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已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其求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矯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絕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為也遂欲不設輻輳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為之中更有無不為者在焉特將

出輻輳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輻輳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為無而亦可謂能起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為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輻輳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為已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之規而一切付之不屑則西晉已黃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用無窮有中之有利甚博輻輳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詹秋園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為不可廢凡埏埴坯陶以為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為不可闕又鑿門戶窓牖以為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為用也

張冲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為之先人始成形水為之本水主腎為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為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為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為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為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比身之炁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圓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炁流通

猶輪轆三十之數以為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為三十之數其炁自為之運皆一說也然轂實運行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轂以虛運則車以轂運能載而為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為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為用也若夫土之為器非埏和其水木火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物鑿戶牖以為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當其各當其自然者也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為利也而有之以為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況人稟五行運此六炁化為神者乎此章乃老子指墜地之象以發明之也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為輻炁為轂炁出於無推動精輻精結為有相隨運轉炁一升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

道炁却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轂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為三十輻炁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為一轂輻不得轂如何轉精不得炁如何運其用如此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一月埏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志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其父母之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廖粹然曰三十輻此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轂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為吾之衆與埏埴以為器以黃庭陶甕鑄魄以水火鍊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為

我之大器鑿戶牖以為室開路為後門使於水火開窓於尺宅以通神明嘗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為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為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為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陳碧虛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為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遠送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較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駁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

貴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遺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器取其中器中空無之處是有感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

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熱不列乾清不分故智者埴土為器以熱酸鹹而逸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珠玉以為盂盤於乎撲散為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窓謂之牖門戶愈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窓假望堅闔固閉開

闔疾利蜂毒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憊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實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穀中有輪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固有用無也且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

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者虛靜之謂也
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
至無也妙有之為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
無之為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
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較
三十輻共一較以象三十日為月之數也
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轉於較較轉於虛
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
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之用埏陶也埴
土也陶土以為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
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
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至之用室
人之所居也戶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
故可居戶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
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為室之用也故有
之至為用非輻不可以為車非埴不可以
為器非戶牖不可以為室故有之者所以
為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為天下之用

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形
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
所以為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
義也曾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
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
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
物何益哉

林薦齋曰三十輻共一較至無之以為用
較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較惟虛
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
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
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
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
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范應元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輻車輞也
說文輪輻也較輻所轉也無字絕句此假
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
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較虛通

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較當其無處乃
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埏
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為器
也半門曰戶交木曰牖器中者皆通則能容
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
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
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據此亦假物以
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無形之
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
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為用也
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
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較至無之以為用
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為用也
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較至無之以為用
較輻為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為器虛中以
貯物鑿牖為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
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為故有成毀無者
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
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

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為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為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竒遊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室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強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丹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為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

車較轉輸之用始自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較太上見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堯堊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堯堊和也堊者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夫器者鼎器也古人以乾坤為鼎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既泯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鼎器之說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質質朴飲用瓢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為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乎高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高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擊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擊者開擊戶牖謂寢室乃居室也古人以天地為神室以日月為戶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宮室夏則居樞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鷲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鑄萬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較荷負備六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為利也無之以為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而已蓋以虛無為用故云無之以為用也休休菴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悟達大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擊戶牖為室譬喻顯無為而有妙用利濟世間故有道之士所為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為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喻車輪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

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使元神轉運於中
官真炁流運於一身幹旋造化攢簇五行
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
之轉輪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
器人若機變於中關棊子轉處無所不通
戶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
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
七竅收視於內則生繼之於外則死故有
無之說人能為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為
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稟生無妙合先天
然謂有則謂無聲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
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為用也莊子曰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

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
曰有器之用當鑿戶牖之時未有室之利
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
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象
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數車中之容軸
者也輻湊而成輪者埏和也埏黏土也陶
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
傍窻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較中空
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
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
內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
之用古者穴居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倣
為戶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
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為利者利在乎
器形也無之以為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
之為利也必存乎外外實空用而內空之
為用也必虛其內內籍器利而就故無籍
有以為利而有籍無以為用也無以言形
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
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

廢一也又一說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
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十
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
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較也聖人知變化
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宮為
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
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按魏伯陽參同
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
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為用此章聖人言
三十輻共一較至于器室意觀者體物知
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
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
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
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塊然一物
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
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為有數之
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紫元車曰三十輻共一轂輪板也轂實
請輻者也轂為體輻為用如心總萬法當
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
用乎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
之妙用皆誰為之乎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
用以心為體利為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為用此章
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
之輪股較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

有車之用埏埴陶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
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戶
為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較
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
為體而有用遂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

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菴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為用物有也
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
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
無所宰非特車室器皿為然自天下言物

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
虛也然無以有為利有以無為用兩者未
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
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
以體用言則無為體而有為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
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為車也然

其安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
而不虛則較何所用埏埴所以為器然埏
埴以陶必有虛以為之橐籥而後可以成
器若非埏埴以虛為用則器何以成鑿戶
牖以為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

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也有之以為利者車與器
與室也無之以為用者皆實於虛無也以
喻人必虛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
也或以為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
者却於埏埴戶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為

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
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卷五

三十一